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傳三編卷四十八

詳校官編修

臣謝振定

刑部郎中

臣

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

臣

繆琪

校對官編修

臣

沈清藻

謄錄監生

臣

李惟清

謄錄監生

臣

魏綿曾

欽定四庫全書

史傳三編卷四十八

大學士朱軾撰

名臣續傳五

宋

曹彬

曹彬字國華真定靈壽人周太祖貴妃張氏彬之從母也從世宗鎮澶淵蒲帥王仁鎬以彬帝戚加禮遇彬執

禮益恭公府燕集端簡終日未嘗旁視仁鎬謂從事曰  
老夫自謂夙夜匪懈及見監軍矜嚴始覺已之散率也  
顯德三年遷西上閤門使五年使吳越致命即還私覲  
之禮一無所受吳越人以輕舟追遺之彬猶不受旣而  
曰吾終拒之是近名也及歸悉上送官世宗強還之彬  
始拜賜悉以分遺親舊初太祖事世宗在澶州以彬掌  
茶酒嘗從求酒彬曰官酒不敢相飲乃別沽以飲太祖  
及太祖典禁旅彬中立不倚非公事未嘗造門太祖器

重馬建隆二年彬自平陽歸太祖謂曰我昔欲親汝汝何疎我彬頓首曰臣為周室近親復忝內職靖恭守位猶恐獲過安敢妄有交結太祖然之嘗語羣臣曰世宗舊吏不欺其主者獨彬耳乾德二年冬大舉伐蜀以彬為都監諸將皆多所屠殺惟彬申禁戢之令明勸賞之法由是所至悅服不血刃而峽中郡縣悉下蜀降大將王全斌等縱酒不恤軍士列校求取無厭蜀人苦之彬屢勸全斌振旅速旋全斌不從俄而全師雄等作亂郡

縣相應盜賊竄起彬復與崔彥進悉力翦平之洎歸闕  
太祖盡得全斌等不法狀面詰王仁瞻仁瞻歷言諸將  
奢縱事惟曰清慎廉恪獨曹彬一人耳卽日授彬宣徽  
南院使充義成節度使彬辭曰收蜀將校皆得罪臣無  
功獨蒙厚賞恐無以勸天下太祖笑曰卿有茂功加以  
不伐設有微累仁瞻肯惜言哉初克成都時有獲婦女  
者彬悉閉一第竅以度食洎事罷咸訪其親還之無則  
備禮嫁之師還輜重甚多或言悉竒貨也太祖密令伺

之圖書也無銖金寸錦之附焉七年征江南累戰輒克  
遂圍之彬每緩師冀其歸服後又使人諭之曰事勢如  
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命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  
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  
愈惟諸公誠心自誓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  
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城陷江南主李煜與其臣  
百餘人詣軍門降彬禮之且諭以歸朝俸賜有限當厚  
自齎裝旣歸有司之籍則無及矣請煜入宮治裝彬以

數騎待官門外左右曰煜入或不測奈何彬笑曰煜素懦無斷既降必不能自引決煜果無他江南官吏親屬有為軍士所掠者彬即時遣還因大搜軍中無得匿人妻女振乏絕恤鰥寡吳人大悅及歸舟中無他物惟圖籍衣被而已詣閤門入見膀子稱奉勅江南幹當公事回其謙恭不伐如此以功拜樞密使在宥密常公服危坐如對君父歸私第閉閣燕居不妄通賓客五鼓纔動已待漏禁門雖霜雪不易其操如此者八年彬性仁敬



和厚伐二國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夫于塗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居官奉入給宗族無餘積知徐州日有吏犯罪既具案逾年而後杖之人問其故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婦為不利朝夕笞詈之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然法亦未嘗屈也嘗曰自吾為將未嘗以私怒戮一人所居堂室敝壞子弟請收葺彬曰時方大冬墻壁瓦石之間百虫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多

此類咸平二年被疾真宗親臨問手為和藥賜白金萬兩問以後事對曰臣二子材器皆堪為將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瑋卒年六十九帝哭之慟對輔臣語及必流涕贈中書令追封濟陽郡王謚武惠配享太祖廟庭彬前後征討凡降四國主江南西川廣南湖南也七子瑋琮璨繼領旄鉞其後少子玘追封王爵實生慈聖光獻太后輔佐仁宗

論曰古稱元首股肱明一體相待而成非獨輔弼之

臣也征伐爪牙之將亦有之藝祖初興武惠著節擾攘軍旅之間躬擐甲胄日不暇給乃能以仁恕恭讓為本廉儉律身以禮進退可謂鞠躬君子也

### 錢若水

錢若水字淡成一字長卿河南新安人父文敏為官有風節若水幼聰悟十歲能屬文雍熙中舉進士授同州觀察推官以辨小女奴獄平反得情知州欲奏論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但求人不冤耳論功非本心也淳化

初寇準掌選薦五人文學高第召試翰林若水最優擢秘書丞累官翰林學士嘗草賜趙保忠詔云不斬繼遷存狡兇之三窟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太宗覽之甚悅至道初以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乃期八月出塞令辦芻粟調發方集復言八月不利出師更待十月運司散芻粟復檄進軍即日取辦芻粟而倉卒不可復集繼隆遂奏之太宗大怒立命中使驛取盧之翰竇玘等首兩府皆不

敢言惟若水爭之帝拂衣起入禁中若水留廷中不去久之帝出詰曰朕所以擢用以爾為賢乃不才如是耶對曰陛下不知臣無狀使待罪二府臣嘗竭愚慮不避死亡補益陛下以報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陛下據其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雖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鞠驗明白加誅亦何晚焉獻可替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臣未獲死固不敢退帝意解呂端等因請如若水議先令責狀許之既而事皆虛誕繼隆坐貶初呂蒙正罷相

帝謂左右曰蒙正布衣朕擢至宰相今罷退想目穿望復位矣及劉昌言罷帝問趙鎔等曰頻見昌言否鎔等曰見之帝曰涕泣否曰與臣等談多至流涕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涕泣鎔等迎合上意耳若水因念上待輔臣如此蓋未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主者遂將以滿歲移疾會太宗晏駕不果上真宗即位數月即以母老上章求解機務詔不許若水請益堅遂以本官充集賢院學士判院事詔修太宗實錄成

八十卷判吏部流內銓從幸大名若水陳禦敵安邊之策其禦敵策曰傳潛領雄師數萬閉門不出坐視邊寇俘掠生民上孤委注之恩下挫銳師之氣蓋朝廷未能用法使然也今若加法于潛然後擢如楊延朗楊嗣者五七人增其爵秩分授兵柄使將萬人間以強弩分路討除孰敢不用命哉其安邊策曰太祖朝制置最得其宜其時郭進在邢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鎮定賀惟忠在易州李謙溥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董遵誨在

通遠軍王彥昇在原州但授緣邊巡檢之名不加行營  
部署之號率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立邊功者厚加賞賚  
位皆不至觀察使蓋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任不易則邊  
事盡知然後授以聖謀來則掩殺去則勿追所以十七  
年中北邊西蕃不敢犯塞以至屢使乞和此皆陛下之  
所知也苟能遵太祖故事慎擇名臣分理邊郡罷部署  
之號使不相統轄置巡檢之名俾遞相救應如此則出  
必擊寇入則守城不數年間邊烽罷警矣知開封府陳



備邊五策一曰擇郡守二曰募鄉兵三曰積芻粟四曰  
革將帥五曰明賞罰改知天雄軍時言事者請城綏州  
以備党項邊城互言利害不能決詔若水馳往視之若  
水上言綏州項為內地民賦登集尚須旁郡轉餉自賜  
地趙保忠以來人戶凋殘若復城之卽須增戍芻糧之  
給全仰河東其地隔越黃河鐵碣二山無定河在其城  
下緩急用兵輸送艱阻且其地險若修葺未完邊寇奔  
衝難于固守況城邑焚毀片瓦不存所過山林材木匱

乏城之甚勞未見其利上嘉納之遂罷役初若水率衆過河分布軍伍咸有節制深為戍將推服帝謂左右曰若水儒臣中知兵者也是秋遣巡撫陝西緣邊諸郡令便宜制置還拜鄧州觀察使并代經畧使知并州事六年春以疾歸京師卒年四十四贈戶部尚書若水美風神有器識能斷大事事繼母以孝聞雅善談論輕財好施所至推誠待物委任僚佐總其綱領無不稱治汲引後進推賢重士襟度豁如也有集二十卷初若水為舉

子時見陳搏于華山有一方外人熟視若水曰急流勇退人也後若水為樞密副使致仕年未四十云

論曰若水之才雖未究其用然其清勁正直終始無瑕玷是時宋初開國節義之風未振如若水者顧安可少也至于爭廬之翰事尤關國體洞曉邊務規畫可施而行帝以為儒臣知兵信夫

### 曹瑋

曹瑋字寶臣武惠王彬之子也李繼遷叛諸將數出無

功太宗問彬誰可將者彬曰臣少子瑋可任卽召見以本官同知渭州時年十九真宗即位改內殿崇班知渭州馭軍嚴明有部分賞罰立決犯令者無所貸善用間知敵動靜舉措如老將徙知鎮戎軍李繼遷虐用國人瑋知其下多怨卽移書諸部諭以朝廷恩信撫養無所間以動諸羌由是康奴等族內附繼遷略西蕃還瑋邀擊于石門川俘獲甚衆以鎮戎軍據平便于騎戰非中國之利請自隴山以東循古長城塹以為限又以弓

箭手皆土人習障塞蹊隧曉羌語耐寒暑官未嘗與兵械資糧而每戰輒使先拒賊恐無以責死力遂給以境內閒田春秋耕斂州為出兵護作而蠲其租繼遷死德明立所屬有數大族請拔帳自歸諸將猶豫不敢應瑋曰德明野心不急折其翮後必颺去即日將其兵薄天都山受降者內徙德明不敢拒帝以瑋習知河北事乃以為真定路都鈐轄領高州刺史瑋嘗上涇原環慶兩道圖至是帝以示左右曰南北山川城郭出入戰守之

要盡在是矣因令別繪二圖一留樞密院一付本道復知渭州于是隴山諸族皆來獻地瑋築堡山外為籠竿城募土兵守之曰異時秦渭有警此必爭之地也徙知秦州初秦州置四門砦侵奪羌地羌人多叛去瑋招出之令入馬贖罪還故地至者數千人每送馬六十匹給綵一端築十砦浚濠三百八十里皆役屬羌廂兵工費不出民其年嘉勒斯賚率衆數萬大入寇瑋迎戰三都谷追奔三十里斬首千餘級獲馬牛雜畜器仗三萬餘自

是嘉勒斯賚勢盛退保磧中不敢出丁謂逐宰相寇準惡  
瑋不附已指為準黨謫知萊州謂敗復華州觀察使知  
青州徙天雄軍瑋用士得其死力平居甚閒暇及師出  
多奇計出入神速不可測一日張樂飲僚吏中坐失瑋  
所在明日徐出視事而賊首已擲庭下矣嘗稱疾加砭  
艾臥閣內不出會賊至瑋奮起被甲跨馬賊望見皆遁  
去其在邊蕃部有過惡者皆平定之每以餞將官為名  
出郊而兵馬次序以食品為節若曰下某食即某隊發

比至水飯則捷報至矣瑋在秦州有士卒十餘人叛赴敵軍吏來告瑋方與客圍棋不應吏亟言之瑋怒叱之曰吾固遣之去汝再三顯言耶諜聞之亟歸告其將盡殺之塞上多廢地瑋募人耕之若干畝出一卒若干畝出一馬至其種斂為發州兵戍守邊儲以實所募皆為精兵又募弓箭手使馳射校強弱勝者予田二頃再更秋課市一馬馬必勝甲然後官籍之則加田五十畝至三百人以上團為一指揮擇要害處為築堡使自塹其



地為方田環之立馬社一馬死衆為出錢市馬開邊濠率令深廣丈五尺山險不可塹者因其峭絕治之使足以限寇後皆為法降者既多因制屬羌百帳以上其首領為本族軍主次為指揮使又其次為副指揮使不及百帳為本族指揮使其蕃落將校止于本軍敘進以其習知羌情與地利不可徙他軍也舊例羌殺邊民入羊馬贖罪瑋以如此非所以尊中國而愛吾人下令羌自相犯從其俗犯邊民者論如律自是無敢犯瑋為將幾

四十年未嘗敗衄自三都之戰威震四海在天雄契丹使過魏地輒陰勒其從人無得高語疾驅天雄卒有犯法衆謂獄具必殺之瑋乃處以常法或以為疑瑋曰臨邊對敵斬不用命者所以令吾衆非喜殺也平時治內郡安事此乎初守邊時邀山東知名士賈同與俱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旣出就騎見甲士三千列立人音不徹舍同歸語人曰瑋果名將也真宗慎兵事凡邊事必手詔詰難至十數反而瑋守初議卒無以奪他將論邊

事者往往密付瑋處之瑋好讀書所如必載書數兩兼  
通春秋公穀左傳而尤熟于左氏瑋為將不如其父寬  
然自為一家云卒贈侍中謚武穆嘉祐八年配享仁宗  
廟庭寶元中王駿為樞密使趙元昊叛帝召問樞臣皆  
不能對明日樞府四人皆罷而王駿謫虢州語所善翰  
林學士蘇公儀曰駿之此行十年前已有人言之駿為  
三司鹽鐵副使時以事至河北曹南院為定帥駿事畢  
將還瑋謂駿曰願少留一日欲有所言駿愛其雄才遂

為之留明日食罷屏左右曰公滿面權骨不十年必總  
樞柄此時西方當有警公宜預講邊備蒐閱人材不然  
無以應卒駿曰何以教之曹曰瑋在陝西日趙德明嘗  
使人以馬易于中國怒其息微將殺之德明有一子方  
十餘歲極諫不已曰以戰馬資鄰國已為失計今更以  
貨殺人誰肯為我用者瑋聞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  
其人矣是必有異志聞其嘗往來牙市中屢使人誘致  
之不可得乃使善畫者圖其貌觀之真英物也此子必

為邊患計其時正在公秉政之日公其勉之駿是時殊未以為然今知其所畫乃元昊也

論曰瑋之在邊算無遺策其料元昊也于其為童子之時十年之後毫髮無爽何其神哉忠誠謀國所以思患而預為之防者無所不用其極也父子著節宜矣

孔道輔 鄒浩

孔道輔字原魯孔子四十五代孫也舉進士為寧州軍

事推官數與州將爭事有蛇出天慶觀真武殿中一郡  
以為神州將以下皆奠拜之欲上其事道輔徑前以笏  
擊蛇碎其首觀者初驚後莫不歎服遷大理寺丞知仙  
源縣主孔子祠事孔氏有放縱者道輔一繩以法上言  
廟制卑陋請加修崇詔可再遷太常博士章獻太后臨  
朝召為左正言受命日論奏樞密使曹利用尚御藥羅  
崇勳竊弄威福宜早斥去以清朝廷立對移刻太后可  
其言乃退奉使契丹道除右司諫龍圖閣待制契丹宴

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為戲道輔艷然徑出契丹使主客者邀還且令謝之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侮慢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道輔何謝契丹君臣默然又酌大卮謂曰天寒飲此可致和氣道輔曰不和固無害既還言者以為生事仁宗問其故對曰契丹比為黑水所破勢甚蹙平時漢使至契丹輒為所侮若不較恐益慢中國帝然之明道二年除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會郭皇后廢道輔率諫

官孫祖德范仲淹宋郊劉渙御史蔣堂郭勸楊偕馬絳  
段少連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廢願  
賜對盡所言帝使宰相呂夷簡告以皇后當廢狀道輔  
曰大臣之于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  
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曰人  
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為法耶夷簡不答  
即奏言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于是出道輔知泰州明  
日道輔等趨朝欲留百官揖宰相廷爭至待漏院聞詔



乃退亟馳出城頃之徙徐州又徙兗州復入為御史中丞道輔性鯁挺特達遇事彈劾無所避出入風采肅然及再登憲府權貴益忌之未幾出知鄆州時大寒上道行至韋城發病卒皇祐三年王素因對語及之仁宗思其忠特贈尚書工部侍郎子宗翰元祐初為鴻臚卿上言孔子之後自漢以來有褒成奉聖宗聖之號皆賜實封以奉先祀至于國朝益加崇禮真宗東封臨幸賜子孫世襲公爵然兼領他官不在故郡于名為不正請自

今襲封之人使終身在鄉里詔改衍聖公為奉聖公不領他職給廟學田萬畝遂為定制云

鄒浩字志完常州晉陵人第進士調潁昌教授呂公著范純仁為守皆禮遇之純仁屬撰樂語浩辭純仁曰翰林學士亦為之浩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純仁敬謝元祐中上疏論事蘇頌用為太常博士來之邵論罷之久之哲宗親擢為右正言有請以王安石三經義發題者浩論其不可而止陝西奏邊功中外皆賀

浩言兵未戰以決勝為主既勝則以持盈為難苟為不然將棄前功而招後患願申勅將帥毋狃屢勝圖惟厥終京東大水浩言頻年水異繼作雖盈虛之數所不可逃而消復之方尤宜致謹是時章惇獨相用事威虐震赫浩所言每觸惇忌乃上章露劾數惇不忠侵上之罪未報而賢妃劉氏立浩言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今為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一時公議莫不疑惑昔仁祖時郭后與尚美人爭寵仁祖既廢后并斥美人所以

示公也及立后則不選于妃嬪而卜于貴族所以遠嫌也陛下之廢孟氏天下疑立賢妃為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天下始釋然不疑今竟立之豈不上累聖德臣觀白麻所言不過稱其有子及引永平祥符事以為證臣請論其所以然若曰有子可以為后則永平貴人未嘗有子以德冠後宮故也祥符德妃亦未嘗有子以鍾英甲族故也又況貴人實馬援之女德妃無廢后之嫌與今日事體不同頃年冬妃從享景靈宮是日雷

變甚異今宣制之後霖雨飛電自奏告天地宗廟以來  
陰淫不止上天之意豈不昭然考之人事既如彼求之  
天意又如此望不以一時改命為難而以萬世公議為  
可畏追傳冊禮如初詔行之帝曰此亦祖宗故事豈獨  
朕耶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效其  
小疵臣恐後世之責人無已者紛紛也帝變色猶不怒  
持其章躊躇四顧凝然若有所思因付于外明日章惇  
詆其狂妄乃削官羈管新州徽宗立亟召還復為右正

言累遷中書舍人又上言陛下善繼神宗之志善述神宗之事孝德至矣尚有五朝聖政盛德願稽考而繼述之以揚七廟之光貽福萬世遷吏兵二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江寧府徙杭越州初浩還朝帝首及諫立后事獎嘆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焚之矣既退陳瓘謂之曰禍其在此乎他日姦人妄出一緘則不可辯矣蔡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黨為偽疏言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遂再責衡州別駕尋竄昭州五年始得歸初浩除諫

官恐貽親憂欲固辭母張氏曰汝能報國無愧于公論  
吾復何憂及浩兩謫嶺表母不易初意稍復直龍圖閣  
瘴疾作危甚蕭然僅存餘息猶眷眷以國事為念語不  
及私卒年五十二高宗即位贈寶文閣直學士謚曰忠  
浩之友田畫王回曾誕皆良士也畫素與浩以氣節相  
激厲及劉后立時畫居家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  
矣浩既得罪畫迎諸途浩出涕畫正色責之曰使志完  
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

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謝曰君贈我厚矣浩之將論事也王回勸之曰事孰有大于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為忠亦太夫人素志也及浩南遷人莫敢相顧回斂交遊錢與浩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邏者以聞逮詣詔獄御史詰之回曰實嘗與謀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回即徒步出都門行數十里其子追及問以家事不答曾誕公亮之從孫也孟后之廢誕三與浩



書勸浩力請復后浩不報及浩以言南遷誕作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讎浩不能力諫孟后之廢而俟朝廷過舉乃言為不知幾者然百世之下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尚不失為聖人之清也其書既出識者以比爭臣論云

論曰道輔高風峻節振動一世議者謂宋自范仲淹始振作士大夫之氣道輔之舉功亦偉矣鄒浩言于孟后既廢之後曾誕論之是也然道輔居呂夷簡迎合之時浩當章惇專擅之日世有汙隆禍有淺深故

浩尤為難浩之三友所以處浩者不同而皆有理致可觀亦僅見之美談也

狄青

狄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善騎射寶元初趙元昊反詔擇衛士從邊以青為延州指使時偏將屢為賊敗士卒多畏怯青行常為先鋒凡四年大小二十五戰中流矢者八破金湯城畧宥州燔積聚數萬收其帳二千三百生口五千七百又城橋子谷築招安豐林新砦大郎等

堡皆扼賊要害嘗戰安遠被創甚聞寇至即挺起馳赴  
衆爭前為用臨敵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  
敢當嘗以寡擊衆預戒軍中盡捨弓弩皆執短兵密令  
聞鉦一聲則止再聲則嚴陣而陽却鉦聲止則大呼而  
突之士卒如言纔遇敵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皆却夏  
人大笑曰孰謂狄天使勇鉦聲止忽前突之夏兵亂遂  
大敗之又嘗戰已大勝追奔數里敵兵忽壅遏山隅士  
卒欲奮擊青遽鳴鉦止之敵得引去後驗其處臨深澗

將佐悔不擊青曰奔亡之寇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謀軍  
已大勝殘寇不足利萬一落其術中存亡不可知寧悔  
不擊不可悔不止尹洙為經畧判官薦于經畧使韓琦  
范仲淹二人一見奇之待遇甚厚仲淹以左氏春秋授  
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  
來將帥兵法由是益知名累遷涇原路副都總管經畧  
招討副使仁宗以青數有戰功欲召見問以方畧會賊  
寇渭州命圖形以進元昊稱臣累遷彰化軍節度使知

延州擢樞密副使皇祐中廣源州蠻儂智高反陷邕州  
又破沿江九州圍廣州嶺外騷動楊畧等師久無功又  
命孫沔余靖為安撫使討賊仁宗猶以為憂青上表請  
行翌日入對自言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  
落騎數百益以禁兵羈賊首致闕下帝壯其言遂除青  
宣撫使率衆擊賊置酒拱殿以遣之曾公亮問方略  
青曰比者軍制不立又自廣川之敗賞罰不明今當立  
軍制明賞罰而已有求從青行者青曰能擊賊有功則

朝廷有厚賞若不能擊賊則軍中法重青不敢私也由是所辟取皆素知可用者及行日不過一驛所至州輒休士一日至潭州遂立行伍明約束軍行止皆成行列軍人有奪逆旅菜一把者斬以徇于是一軍肅然萬餘人行未嘗聞聲青每止郵驛四面嚴兵每門皆設司使二人無人得妄出入求見青者即時得通野宿皆成營柵所居陳兵彀弓弩皆數重精銳列左右守衛甚嚴時智高還據邕州青合孫沔余靖兵次賓州先是蔣偕張

忠皆輕敵敗死青戒諸將毋妄與賊鬪聽吾所為廣西  
鈴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卒八千犯賊潰于崑崙關  
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  
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  
斬之汚靖相顧愕眙諸將股栗已而頓甲令軍中休十  
日賊謀知不為備是夜大風雨青率衆半夜時度崑崙  
關既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為也已近邕州賊方覺  
逆戰于歸仁鋪青登高望之賊據坡上官軍薄之裨將

孫節中流矢死賊氣銳甚青急麾白旗人人皆殊死戰先是青已縱蕃落馬二千出賊後至是前後合擊賊之標牌軍為馬軍所衝突皆不能駐軍士又縱馬上鐵連枷擊之遂皆披靡相枕藉死賊大敗智高夜焚城遁去遲明青入城獲金帛鉅萬雜畜數千招復老壯七千二百常為賊所俘脅者慰遣之時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其非詐寧失智高敢欺朝廷耶初青之至邕也會瘴霧昏塞或謂賊毒水上



流士飲者多死青殊憂之一夕有泉湧砦下汲之甘衆  
遂以濟還京師帝嘉其功拜樞密使始交趾願出兵助  
討智高余靖言其可信具萬人糧以待之詔以緡錢三  
萬為軍賞青既至檄余靖勿與通即上奏曰李德政聲  
言赴援非其情實以一智高橫蹂二廣力不能討乃假  
外助萬一蠻兵貪得忘義因而啟亂何以禦之詔從青  
議賊平人服其遠畧青在樞密四年罷判陳州明年卒  
帝發哀贈中書令謚武襄青善用兵尤推功不伐與孫

汚破賊謀一出青賊既平經制餘事悉以諉汚退若不  
用意者汚始嘆其勇既而服其為人自以為不如也尹  
洙以貶死青悉力調其家事青為樞密使有狄仁傑之  
後持畫像及告身十餘通詣青獻之以為青之遠祖青  
謝曰少出田家一時遭際敢自附梁公哉厚贈而還之  
青既貴每至韓家必拜于廟廷之下入拜夫人甚恭以  
郎君之禮待其子孫為真定副帥時嘗于軍中宴琦遊  
士劉易在焉優人以儒為戲易勃然謂黥卒敢如此詈

青不絕口青殊自若笑語益溫次日首造劉易謝之琦  
于是時已知其有量青事親孝遭父喪雖衽金革之事  
而哀戚過人養母尤篤征南之日戒內外勿以兵事聞  
第云奉使江表而已熙寧元年神宗考次近世將帥慨  
然思之命取青畫像入禁中御製祭文遣使齋中牢祠  
其家

論曰青之討智高也朝臣謂青武人不足獨任宜以  
重臣統之獨龐籍力言青可用且謂委任不專將致

債事帝用其言青以成功此與杜黃裳力保高崇文以破劉闢李廸力保曹瑋以成三都之績同所謂廟算者非耶青之將略盖一世而謙讓不居其識度有過人者晚遭曖昧之謗非其素守孚于上下幾于殆矣韓范之所摩厲其不為無助哉

常安民 任伯雨

常安民字希古邛州人年十四入太學有俊名熙寧中取士學者皆宗王氏安民獨不變春試第一主司啟封

見其年少欲下之判監常秩不可曰糊名較藝豈容輒  
易具以白王安石安石稱其文由是名益盛然安石欲  
見之終不肯往六年登進士授應天府軍巡判官選成  
都府教授秩滿還京師妻孫氏與蔡確之妻兄弟也確  
時為相安民惡其人絕不相聞確妻使招其妻亦不往  
調知長洲縣治以誠信人不忍欺縣故多盜安民籍常  
有犯者書其衣揭其門約能得他盜乃除盜為之息追  
科使民自輸常先他邑辦轉運使許懋孫昌齡入境皆

稱為古良吏元祐初李常孫覺范百祿蘓軾鮮于侁連  
章論薦擢大理鴻臚丞是時元豐用事之臣雖去然其  
黨分布中外倡私說以搖時政安民竊憂之貽書呂公  
著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  
語人曰其後必有大憂則衆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  
然後能逆知其漸今日天下之勢可為大憂雖登進賢  
良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才使皆萃于朝以勝小人恐  
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卧也故去小人為不難而勝小

人為難陳蕃竇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  
然卒死曹節之手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以為慶流萬  
世及武三思得志至于竄移淪沒凡此者皆前世已然  
之禍也今用賢如倚孤棟拔士如轉巨石雖有奇特瓌  
卓之才不得一行其志甚可嘆也猛虎負嵎莫之敢撓  
而卒為人所勝者人衆而虎寡也若以數十人而制千  
虎必不勝矣今怨憤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為大憂  
乎及章惇作相其言遂驗歷轉宗正丞蘓轍薦為御史

宰相不樂除開封府推官紹聖初召對言今日之患莫  
大于士不知恥願獎進廉潔有為之士以厲風俗元祐  
進言者以熙豐為非今則反是願公聽並觀擇其中而  
歸于當及拜監察御史遂論章惇專國植黨乞收主柄  
而抑其權反覆曲折言之不置惇遣所親語之曰君本  
以文學聞于時奈何以言語自任與人為怨少安靜當  
以左右相處安民正色斥之惇益怒中官裴彥臣與戶  
部尚書蔡京相結強毀人居室以建慈雲院事聞詔御



史劾治安民言事有情重而法輕者中官豪橫與侍從  
官相交結同為欺罔此之奸狀非法所能盡願重為降  
罰以肅百僚及獄具悖主之止坐罰金安民復論京奸  
足以惑衆辨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  
以顛倒天下之是否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已則  
誣以黨于元祐非先帝法必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  
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去之他日羽翼成  
就悔無及矣是時京之奸始萌芽人多未測獨安民首

發之又言今大臣為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  
朋附之流遂從而和之疏數十上度終不能回遂丐外  
帝慰勉而已及大享明堂劉賢妃從侍齋宮安民以為  
萬衆觀瞻虧損聖德語頗切直帝微怒曾布初以安民  
數撼章惇意其附已屢稱之其後安民并論曾布布乃  
與惇比而排之取所貽呂公著書白于帝帝謂安民曰  
卿所上宰相書比朕為漢靈帝何也安民曰奸臣指摘  
臣言推其世以文致臣耳辨之何益董敦逸再為御史

欲劾蘓軾兄弟安民謂二蘓負天下重望不當爾敦逸  
以為黨于蘇氏奏之詔與知軍惇徑擬監滁州酒稅至  
滁日親細務郡守曾肇約為山林之遊曰謫官例不治  
事安民謝曰食馬而怠其事不可滿三歲通判溫州徽  
宗立朝論欲起為諫官曾布沮之以為提點永興軍路  
刑獄蔡京用事入黨籍流落二十年政和末卒年七十  
建炎四年贈右諫議大夫

任伯雨字德翁眉山入遼經術文力雄健中進士第調

清江主簿旋知雍邱縣御史以法撫民以恩縣枕汴流  
漕運不絕舊苦多盜未嘗有獲者人莫知其故伯雨下  
令維舟無得宿境內不從則命東下者斧斷其纜趣京  
師者護以出自是外戶不閉使者上其狀召為大宗正  
丞甫至擢右正言時徽宗初政納用讜論伯雨首擊章  
惇曰惇久竊朝柄迷國罔上毒流縉紳乘先帝變故倉  
卒輒逞異意睥睨萬乘不復有臣子之恭向使其計得  
行將置陛下與皇太后于何地若貸不誅則天下大義

不明大法不立矣臣聞北使言去年遼主方食聞中國  
黜惇放箸而起稱甚善者再謂南朝錯用此人又問何  
為只若是行遣以此觀之不獨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  
殺雖外國之人莫不以為可殺也章八上貶惇雷州繼  
論蔡卞六大罪曰誣罔宣仁保佑之功欲行追廢一也  
凡紹聖以來竄逐臣僚皆卞啟而後行二也宮中厭勝  
事作哲宗方疑章惇欲召禮法官通議卞云既犯法矣  
何用議皇后以是得罪三也編排元祐章牘萋非語言

被罪者數千人議自卞出四也鄒浩以言忤旨卞激怒  
哲宗致之遠謫又請治其親故送別之人五也蹇序辰  
建看詳訴理之議章惇遲疑未應卞即以二心之言迫  
之惇默不敢對即日置局士大夫得罪者八百三十家  
凡此皆卞謀之而惇行之六也願亟正典刑以謝天下  
建中靖國改元當國者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伯雨言  
人固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  
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于君子

盡去小人獨留不可不戒已又上書皇太后乞暴蔡京之惡召還陳瓘以全定策之勲時以正月朔旦有赤氣之異詣火星觀以禳之伯雨疏言嘗聞修德以弭災未有禳祈以消變又言比日內降寢多或恐矯傳制命漢之鴻都賣爵唐之墨敕斜封此近監也伯雨居諫省半歲所上一百八疏曾布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諷以少默即為真伯雨不聽抗論愈力既而將劾曾布布覺之徙為度支員外郎尋知虢州崇寧黨事作削籍編管通

州為蔡卞所陷與陳瓘龔夬張庭堅等十三人皆南遷  
獨伯雨徙昌化宣和初卒年七十三紹興初詔贈直龍  
圖閣加諫議大夫采其諫章追貶章惇蔡卞邢恕等淳  
熙中賜謚文敏

論曰徽宗之初諸賢章疏多論章蔡之奸非好排擊  
也小人在位彼將植黨樹私以誤國殃民于是善人  
不得進善政不得行猶冰炭之不相入也安民所與  
公著書大哉言也于時宣仁在上距紹聖之世尚四



五年使搜羅俊賢繼踵而進以承諸老成之後殆庶  
幾乎及韓忠彥當國猶持杯水以沃燎原弗可為也  
已以時之難如彼以遇之難如此宋事所以不競哉  
元

王磐

王磐字文炳廣平永年人元兵破永年將屠城磐父禧  
罄家以助軍資衆賴以免金人遷汴乃舉家南渡河居  
汝之魯山磐年方冠從麻九疇學于郕城客居貧甚日

作麋一器畫為朝暮食至大四年擢經義進士第授歸德府錄事判官不赴自是大肆力于經史百氏文詞宏放浩無涯涘後寓居河內東平總管嚴實興學養士迎磬為師受業者常數百人後多為名士中統元年即拜益都等路宣撫副使頃之以疾免李璫素重磬以禮延致之及璫謀不軌磬覺之脫身馳入京師以聞世祖即日召見嘉其誠節撫勞甚厚從平李璫還拜翰林直學士出為真定順德等路宣慰使邢水縣達嚕噶齊蒙固

岱貪暴不法有趙清者發其罪使家人夜殺清清逃獲  
免乃盡殺其父母妻子清訴諸官權要蔽蒙固岱不為  
理磐竟奏置諸法籍其家貲以半給清真定蝗起朝廷  
遣使者督捕役夫四萬人以為不足欲牒鄰道助之磐  
曰四萬人多矣何煩他郡使者怒責磐狀期三日盡捕  
蝗磐不為動親率役夫走田間設方法捕之三日而蝗  
盡滅使者驚以為神復入翰林為學士入謁宰相首言  
方今害民之吏轉運司為甚宜罷去之以蘇民力由是運

司遂罷阿哈瑪特諷大臣請合中書尚書兩省為一拜右丞相安圖為三公陰欲奪其政柄有詔會議磐言合兩省為一而以右丞相總之實便不然則宜仍舊三公既不預政事則不宜虛設其議遂沮及將伐宋凡帷幄謀議有所未決即遣使問之磐所敷陳每稱上意帝將用兵日本問以便宜磐言今方伐宋若分力東方恐曠日持久功卒難成徐圖之未晚也江南既下磐上疏大畧言禁戢軍士選擇官吏賞功罰罪推廣恩信所以撫安

新附銷弭寇盜其言要切皆見施行朝議汰冗官權近  
私以按察司不便欲併省之磐奏曰各路州郡去京師  
遙遠貪官汙吏侵害小民無所控告惟賴按察司為之  
申理若指為冗官一切罷去則小民冤死無所訴矣按  
察司得不廢朝廷錄平宋功遷至宰執者二十餘人因  
議更定官制磐奏疏曰歷代制度有官品有爵號有職  
位官爵所以示榮寵職位所以委事權臣下有功有勞  
隨其大小酬以官爵有才有能稱其所堪處以職位此

人君御下之術也臣以為有功者宜加遷散官或賜五等爵號如漢唐封侯之制可也不宜任以職位日本之役師行有期磐入諫曰日本小國海道險遠勝之則不武不勝則損威臣以為勿伐便帝震怒曰汝豈有他心耶磐對曰臣赤心為國故敢以言苟有他心何為從叛亂之地冒萬死而來歸乎臣年已八十他心欲何為耶明日帝恐其憂懼遣侍臣慰撫之磐以年老累乞骸骨詔進資德大夫致仕仍給半俸終身磐資性剛方閒居

不妄言笑每奏對必以正不肯阿意承順帝嘗以古直稱之雖權倖側目不顧也阿哈瑪特方得權致重幣求作碑文磐拒弗與所薦宋銜雷膺魏初徐琰胡祗適孟祺李謙後皆為名臣年九十二卒之夕有大星隕正寢之東贈太傅追封洛國公謚文忠

論曰世祖之時集天下名儒列于侍從與之朝夕論議雖不盡見施行亦大畧有效焉磐儒者而長于吏幹故建明為多當兵革財利之間因事度義以行其

正晚爭日本之役批逆鱗而不恤與竇默之獨論王  
文統非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孰能與于斯

虞集

虞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孫也父汲官翰林院編  
修母楊氏祭酒文仲女也集三歲知讀書父挈家趨嶺  
外干戈中無書冊可攜母口授論語孟子左氏傳歐蘇  
文間輒成誦比還長沙就外傳始得刻本則已盡讀諸  
經通大義矣文仲世以春秋名家而族弟叅知政事棟



明于性理之學楊氏在室即盡通其說故集與弟槃皆受業家庭出則從吳澄遊授受具有源委大德初始至京師以大臣薦授大都路儒學教授升國子助教師道以立仁宗即位除太常博士丞相拜珠方為其院使間從集問禮器祭義集為言先王制作以及古今因革治亂之由拜珠歎息益信儒者有用遷集賢修撰因會議學校集上議謂師道立則善人多宜求經明行修者以德化之其次則操履近正確守先儒經義師說者日諷

誦其書使學者習之其次則取鄉貢至京師罷歸者其  
議論文藝猶足聳動于人六年除翰林待制兼國史院  
編修官仁宗嘗對左右嘆曰儒者皆用矣惟虞伯生未  
顯擢耳英宗即位拜珠為相超用賢俊時集以憂還江  
南拜珠不知也乃言于上遣使求之于蜀不見求之江  
西又不見及集省墓吳中使至受命趨朝則拜珠不及  
見矣泰定初考試禮部言于同列曰國家科目之法諸  
經傳注各有所主者將以一道德同風俗非欲使學者

專門擅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也聖經深遠非一人之見可盡試藝之文推其高者取之不必先有主意若先有主意則求賢之心狹而差自此始矣後再為考官率持是說故所取每稱得人除國子司業遷秘書少監天子幸上都集與王結執經以從自是歲常在行拜翰林直學士兼國子祭酒嘗因講罷論京師恃東南運糧為資竭民力以航不測非所以寬遠人而因地利也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

也海潮日至淤為沃壤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為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為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易之一二年勿征也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于朝廷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東面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運以紓疲民遂富民得官之志而獲其用江海遊

食盜賊之類皆有所歸矣為議者所沮事竟寢其後海口萬戶之設大畧宗之文宗即位仍兼經筵集以先世墳墓在吳越者歲久湮沒乞一郡自便帝惜其去除奎章閣侍書學士時關中大飢民枕藉死有方數里無子遺者帝問集何以救關中對曰宜遣一二有仁術知民事者稍寬其禁令使得有所為隨郡縣擇可用之人因舊民所在定城郭修閭里治溝洫限畝畝薄征斂招其傷殘老弱漸以其力治之則遠去而來歸者漸至春耕

秋斂皆有所助一二歲間勿征勿徭封域既正友望相濟四面而至者均齊方一截然有法則三代之民將見出于空虛之野矣帝稱善集因進曰幸假臣一郡必有以報或沮之曰集欲以此去耳遂罷其議有旨采輯本朝典故再閱歲書乃成凡八百帙既進以目疾丐去不許集弘才博識一時大典冊咸出其手每承詔有所述作必以帝王之道治忽之故從容諷切冀有感悟承顧問及古今政治得失尤委曲盡言或隨事規諫出不語

人人亦莫之知也後謝病歸至正八年五月卒年七十有七贈江西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封仁壽郡公集孝友方二親以故家令德中遭亂亡僑寓下邑左右承順無違弟槃早卒教育其孤無異已子兄采以篋庫輸賦京師虧數千緡盡力營貸代償之撫庶弟嫁孤妹具有恩意山林之士知古學者必折節下之接後進雖少且賤如敵已當權門赫奕未嘗有所附麗集議中書正言謹論多見容受屢以片言解疑誤出人於瀕死亦不以為

德平生為文萬篇稿存者十二三早歲與弟槃同闢書舍為二室左室書陶淵明詩于壁題曰陶菴右室書邵堯夫詩題曰邵菴故世稱邵菴先生

論曰元之名人才士惟集于經濟最優觀其屢乞州郡豈亦有所抑而思奮者耶其所建築堤壑田之議百世良規而當時之論至恐主其事者政以賄成遂以中止有治人無治法豈不信夫

史傳三編卷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傳三編卷四十九

大學士朱軾撰

循吏傳一

漢

文翁

文翁廬江舒人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  
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欲誘進

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才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學官於成都市中為石室祀孔子以顏曾以下高弟配享後世文廟從祀沿及諸儒其原皆自文翁發之招下縣子弟除其更繇高者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常選學官童子皆各使其在便坐受事故當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

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閭閻縣邑吏民見而榮之爭欲為學官子弟富人至出錢求之由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文翁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論曰記云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若文翁可謂知所本矣蜀自秦始通中國素未耀於文明然文翁以一守移易風俗如轉圜然況於為天子宰獎教

興學詎直風草之勢已哉史又稱文翁倡教相如實  
為之師夫相如華歆文勝不過雕篆之技故終西漢  
蜀儒僅以揚雄為稱首使當其時得如古樂正者以  
師之其所樂育以贊助道化當不止此矣

龔遂

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以明經為官至昌邑郎中  
令事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為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  
諫爭於王外責傳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

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國人皆  
畏憚焉王嘗久與騶奴宰人遊戲飲食賞賜亡度遂入  
見涕泣郤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為哭遂  
曰臣痛社稷危也願請間竭愚王辟左右遂曰大王知  
膠西王所以為無道亡乎王曰不知也曰膠西王有諛  
臣侯得王所為擬於桀紂也得以為堯舜也王說其諛  
諛嘗與寢處唯得所言以至於今大王親近羣小漸  
漬邪惡所習存亡之機不可不慎也臣請選郎通經術

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  
王許之遂乃選郎中張安等十人侍王居數日王皆逐  
去安等及昭帝崩亡子賀嗣立官屬皆徵入王相安樂  
遷長樂衛尉遂見安樂流涕謂曰王立為天子日益驕  
溢諫之不復聽古制寬大臣有隱退今去不得陽狂恐  
知身死為世戮奈何君陛下故相宜極諫爭王即位二  
十七日卒以淫亂廢昌邑羣臣坐陷王於惡誅死者二  
百餘人唯遂與中尉王陽以數諫爭得減死髡為城旦

後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宣帝選能治者以遂為  
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形貌短小上召見不副所聞心  
內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何以息其盜賊  
遂曰海濱遙遠不需聖化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  
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  
邪將安之也上聞遂對甚悅答曰固欲安之也遂曰臣  
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  
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之

遂乘傳至渤海界郡發兵迎遂皆遣還勅屬縣悉罷遂  
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  
廼為盜賊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聞教令即時  
解散棄兵弩而持鉤鉏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廼開  
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  
末技不田作廼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  
榆百本蠶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雞民有帶持  
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益課



收斂畜果實菱芡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吏民富實  
獄訟止息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王生素  
嗜酒亡節度遂不忍逆及至京師將入宮王生醉從後  
呼曰願有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  
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  
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  
子悅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  
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

拜為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為水衡丞以褒顯遂甚重之  
以官壽卒

論曰先王之世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  
居以故姦宄不作五刑不試秦漢以後民業益薄俗  
益偷一遇水旱盜賊輒興於是立重法以繩其後而  
民生愈蹙矣遂之議安渤海何其惻然動人也昔汲  
黯以謇直立朝孝武稱為社稷臣其涖郡亦能以清  
靜理遂之忠言似黯而吏績抑又過之庶幾重臣之

選乃以年老不至公卿惜哉

黃霸

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以豪傑役使徙雲陵霸少學律令喜為吏武帝末以待詔補侍郎謁者後為河南太守丞霸為人明察內敏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衆為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愛敬焉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秉政上官桀等爭權與燕王謀作亂光既誅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

羣下繇是俗吏尚嚴酷而霸獨用寬和為名宣帝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聞霸持法平及即位名為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守丞相長史坐長信少府夏侯勝非議詔書霸阿縱不舉劾皆下廷尉繫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再逾冬積三歲乃出勝出復為諫大夫令左馮翊舉霸賢良勝又薦之擢揚州刺史三歲調潁川太守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霸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

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為條教置父老師帥  
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為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  
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  
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它陰伏以相參  
考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  
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攫其肉民有欲謁府口言事者  
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迎勞之曰甚苦  
食於道旁乃為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

問毫釐不敢有所隱其識事聰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  
咸稱神明姦人去入它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  
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聾聵郵白欲逐之  
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  
善助之母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  
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  
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  
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

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坐事貶秩有詔歸潁  
川治如其前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凰神爵數集  
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曰潁  
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悌弟貞婦順孫日  
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  
八年亡重罪囚吏民興於行誼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  
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  
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徵為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五鳳

三年代丙吉為丞相封建成侯食邑六百戶霸材長於  
治民及為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功  
名損於治郡時京兆尹張敞舍鵲崔飛集丞相府霸以  
為神崔議欲以聞敞奏霸霸甚慚又以薦樂陵侯史高  
可太尉被詔誚責霸免冠謝罪自是不敢復有所請然  
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為首為丞相五歲甘露三年薨  
謚曰定侯子孫為吏二千石者五六人

論曰子賤為單父宰有賢於己者五人子賤師之而



稟度焉用能鳴琴而治夫子稱之曰昔堯舜聽天下  
務求賢以自輔惜不齊所治者小也霸之治潁川不  
聞求一賢師一士而獨任聰明以為理故處郡則優  
以宰天下而其才遂絀雖然樹畜桑農王政先務以  
此殖民民可使富也如其禮樂則以俟夫君子

朱邑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少時為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  
以愛利為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

部吏民無不愛戴遷補太守卒史舉賢良為大司農丞  
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為人惇厚篤於  
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是時  
張敞為膠東相與邑書曰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  
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若必  
伊尹呂望然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邑感敞  
言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身為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  
共九族鄉黨家無餘財神爵元年卒天子閔惜下詔曰

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疆外之交束脩之餽  
可謂淑人君子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初邑病且  
死屬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  
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  
外民果然共為邑起塚立祠歲時祠祭不絕

論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當邑為  
嗇夫時民視為父母久矣迨夫報最登朝輿望日重  
推其性情行事蓋豈弟君子也昔子產死夫子以為

古之遺愛若邑者足以當之

召信臣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以明經甲科為郎出補陽穀長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稱超為零陵太守病歸復徵為諫大夫遷南陽太守信臣為人勤力有方畧好為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閘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

頃又為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禁止  
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好游敖不  
以田作為事輒斥罷之甚者按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  
大行郡中莫不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  
止吏民親愛號曰召父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為第一竟  
寧中徵為少府奏請上林諸離遠宮館勿復繕治共張  
又樂府黃門倡優諸戲及宮館兵弩什器奏省太半太  
官園種冬生蔥韭菜茹覆以屋廡晝夜難蘊火待溫氣

乃生信臣以為此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供養及它非法食物悉奏罷省費歲數千萬年老卒官元始四年詔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詔歲時二千石率官屬祠信臣塚而南陽亦為立祠

論曰古為溝洫以備旱潦至周益詳自阡陌開井田廢農之病也久矣惟水利足以救之至於禮秩無等俗尚繁奢尤宜亟為之制信臣於此二者法禁猶多

未備也而已生獲令名沒享榮祀彼以古法為不宜於今者誠與於不仁之甚者已

尹翁歸

尹翁歸字子況河東平陽人為獄小吏曉習文法喜擊劍人莫能當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鬥變吏不能禁及翁歸為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百賈畏之後去吏居家會田延年為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親臨見令有文

者東有武者西閱至翁歸伏不起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延年召問甚奇其對除卒史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自以能不及徙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為兩部閤儒部汾北翁歸部汾南所舉應法得其罪辜屬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者舉廉為緱氏尉歷守郡中所居治理選補都內令舉廉為宏農都尉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邑子兩人及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



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翁歸治東海明  
察郡中賢不肖及奸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收  
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以一警百吏民皆恐懼改行自  
新東海大豪鄒許仲孫為奸猾亂吏治前二千石莫能  
制翁歸至論棄市一郡怖慄莫敢犯禁東海大治以高  
第入守右扶風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為右職接待以禮  
好惡與同其負翁歸罰亦必行姦邪罪名亦縣縣有籍  
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輒召其縣長吏告曉以姦黠主

名使用類推迹無有遺脫緩於小弱急於豪強扶風大  
治翁歸為政雖任刑其在公卿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  
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甚得名譽於朝廷元康四年  
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賜黃金百斤以奉祭祀三子皆  
為郡守少子岑歷位九卿至後將軍而閔孺亦至廣陵  
相有治名由是世稱田延年為知人

論曰尚德緩刑先王所以致治也然水懦民玩威在  
鈇鉞觀翁歸之置籍詰姦以一警百猶有刑賞忠厚

之意焉至緩小弱而急豪強則詩所云不吐茹者  
意庶幾乎

韓延壽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少為郡文學燕刺王之  
謀逆也延壽父義為燕郎中彊諫而死及魏相對策以  
為言謂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大將軍霍光納其言因  
擢延壽為諫大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  
多豪彊難治常為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為太守患

其俗多朋黨故構吏民令相告訐潁川由是以為俗民多怨讐延壽欲改更之教以禮讓乃歷召郡中長老為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苦為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為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於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為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賁偶車馬下里偽物者棄之市道數年徙為東郡太守黃霸代居潁川因

其迹而大治延壽為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  
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舉行喪讓財表孝弟有  
行修治學宮春秋鄉射陳鐘鼓管弦盛升降揖讓及都  
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  
布告其日以期會為大事吏民敬畏趨嚮之又置正伍  
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  
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  
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

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救功曹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今日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無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與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遂待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

禁止斷獄大減為天下最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為真  
歲餘不肯出行縣丞掾數白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督  
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恐無所益重為煩擾丞掾固彊  
之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  
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  
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  
弟受其恥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治事因入卧  
傳舍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為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

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  
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爭延壽大喜開閣  
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  
悔過從善之民延壽乃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  
薦郡中歛然傳相救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  
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延壽  
代蕭望之為左馮翊而望之遷御史大夫侍謁者福為  
望之道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望之與丞相



丙吉議吉以為更大赦不須考會御史當問事東郡望之令并問之延壽聞之即部吏案校望之在左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廩犧吏掠治急自引與望之為姦延壽劾奏移殿門禁止望之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為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御史案東郡具得其事於是望之劾奏延壽事下公卿皆以延壽前既無狀後復誣愬典法大臣欲以解罪狡猾不道天子惡之延

壽竟坐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  
奏酒炙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為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  
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延  
壽三子皆為郎吏且死屬其子勿為吏以已為戒子皆  
以父言去官不仕

論曰三代以返教化衰息故漢興良吏如龔黃輩其  
效止於富民即文翁於蜀亦不過獵其英而咀其華  
耳未有能以禮讓為國者也延壽之教考行古禮與

民為讓彬彬乎三代之遺及至末路與望之相訐無論當時所案未必得實就使有之責過錄長猶當使從議賢之條也丙吉以為更大赦不須考庶幾休休之度古所謂一个臣者已

張敞

張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祖父孺徙茂陵敞又徙杜陵初補太守卒史察廉為甘泉倉長稍遷太僕丞會昌邑王賀即位動作不由法度敞上書諫後十餘日王賀

廢敞以切諫顯名擢豫州刺史宣帝徵為太中大夫與  
于定國並平尚書事以正違忤大將軍霍光使主兵車  
出軍省減用度復出為函谷關都尉宣帝以廢王賀在  
昌邑心憚之徙敞為山陽太守及霍光薨宣帝親政事  
漸收霍氏權罷光兄孫山雲以侯歸第霍氏諸壻親屬  
頗出補吏敞聞之上封事陳計上甚善之然不徵也久  
之渤海膠東盜賊並起敞自請治之天子徵為膠東相  
敞謂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者請

得壹切比三輔尤異天子許之敞乃明設購賞開羣盜  
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  
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吏民歛然居頃之入守京兆尹自  
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如黃霸等數人皆不稱職京師  
寢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敞既視事廉得偷盜  
酋長數人召見責問因貰其罪免其宿負令致諸偷以  
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  
敞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

赭汙其衣裾吏坐里閭閱出者汙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敬為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其治京兆略循廣漢之迹方略耳目發伏禁姦不如廣漢然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竟免於刑戮京兆中浩穰於三輔尤為劇郡國二千石以高第入守久者不過三二年近者數月一歲輒以罪過罷惟廣漢

及敞為久任職敞為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  
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然無威儀又為婦畫眉故終  
不得大位為京兆九歲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惲坐大  
逆誅公卿奏敞不宜處位等比皆免而敞奏獨寢不下  
敞使賊捕掾繫舜有所案驗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肯為  
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舜舜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  
事敞聞即部吏收舜繫獄是時冬未盡數日敞晝夜驗  
治舜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

日京兆竟何如乃棄舜市會立春行冤獄使者出舜家  
載尸并編敝教自言使者使者奏敝賊殺不辜天子薄  
其罪欲令敝得自便利即先下敝前坐楊惲奏免為庶  
人敝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數月京師吏民解弛  
枹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敝功效使使者  
即家在所召敝敝妻子家室皆泣惶懼敝獨笑曰吾身  
亡命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即裝隨  
使者詣公車天子引見拜為冀州刺史敝到部以耳目



發起賊主名區處誅其渠帥而廣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為盜囊橐吏逐捕窮窟蹤迹皆入王宮敞自將郡國吏車數百兩圍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簾中皆捕格斷頭縣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不忍致法削其戶敞居部歲餘盜賊禁止守太原太守滿歲為真太原郡清元帝初即位待詔鄭明薦敞先帝名臣宜輔皇太子上以問前將軍蕭望之望之以為敞能更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天子猶徵

敞欲以為左馮翊會病卒

論曰敞為吏皆以善弭盜得名其治膠東之法三治京兆冀州之法各一夫盜之熾必有窩主以為逋藪有酋魁以為指縱滌其藪制其魁而盜源斯塞至若懸以賞格使人盡捕吏優其遷調使吏盡爭功下除罪之令使盜黨相捕無以異於吏民則盜亦安所容哉敞負才智以經術自輔而弭盜之方實具足為後法也若趙廣漢治京兆燭奸鋤豪有趙張三王之稱

然多用鈎距之術少子諒易直之心言乎教化則不如文翁韓延壽言乎才能則較之敝與王尊獨為刻深非所以垂訓也故削之

### 王尊

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少孤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為獄小吏數歲除補書佐署守屬監獄久之稱病去師事郡文學官治尚書論語略通大義復召署守屬治獄為郡決曹史數歲舉幽州刺史從

事察廉補遼西鹽官長數上書言便宜事初元中舉直言遷號令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常以我為妻詬答我尊收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於是出坐庭上取不孝子縣磔著樹使騎吏五人射殺之吏民驚駭後擢為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曰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為治明慎所職毋以身試法又敕掾功曹各自

砥礪助太守為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母久妨賢府丞  
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為上母以富賈人百萬不足  
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五官掾張輔懷  
虎狼之心貪汙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  
矣今將輔送獄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輔繫獄數日  
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姦賊威震郡中盜賊分散入  
傍郡界豪强多誅傷伏辜者坐殘賊免起家復為護羌  
將軍轉校尉護送軍糧委輸而羌人反絕轉道兵數萬

圍尊尊以千餘騎奔突羌賊功未列上坐擅離部署會赦免歸家涿郡太守徐明薦尊上以為郡令遷益州刺史先是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郫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為刺史至其阪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耶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博士鄭寬中使行風俗舉尊治狀遷東平相是時東平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傅相連坐及尊視事奉

璽書至廷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乃還致詔後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王怒起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先是王數私出入驅馳國中與后姬家交通尊召敕廐長大王當從官屬鳴和鸞乃出自今有令駕小車叩頭爭之言相教不得後尊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為相人皆弔尊以尊不容朝廷故免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責安能勇如尊乃勇耳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

之即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尊舉掖顧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王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王情得又雅聞尊高名大為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驩太后奏尊為相倨慢王血氣未定不能忍誠恐母子俱死尊竟坐免為庶人大將軍王鳳奏尊補軍中司馬擢司隸校尉初中書謁者令石顯貴幸專權為奸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畏事顯及元帝崩成帝即位顯徙為中太僕不復興權衡譚乃奏顯舊惡尊劾衡譚位三公典五常九



德以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為職知顯專權擅  
勢大作威福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  
從附下周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衡慚懼免冠  
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以新即位重傷大臣乃下御  
史丞問狀尊坐塗汙宰相輕薄國家左遷為高陵令數  
月以病免會南山羣盜備宗等數百人為吏民害拜故  
弘農太守傅剛為校尉將迹射士千人逐捕歲餘不能  
禽或說大將軍鳳選用賢京兆尹於是鳳薦尊徵為諫

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遷光祿  
大夫守京兆尹後為真凡三歲坐遇使者無禮長安繫  
者三月間千人以上御史大夫奏免尊吏民多稱惜之  
湖三老公乘輿等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曰往者南山  
盜賊阻山橫行道路不通暴師露衆不能擒制尊行京  
兆尹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賊亂蠲除民反農  
業拊循貧弱鉏耔豪強姦邪銷釋吏民悅服誠國家爪  
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

以功除罪下不蒙棘木之聽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  
定尊素行書奏天子復以尊為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  
久之河浸瓠子金隄尊躬率吏民沈白馬祀水神河伯  
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隄上吏民  
數千萬人盡叩頭救止尊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  
民皆奔走惟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却迴  
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下有  
司考皆如言於是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數

歲卒官吏民祀之

論曰推尊之勁氣壯節雖刀鋸在前鼎鑊在後不啻  
甘飴曾無顧畏即自謂責育不能過之矣記曰孝子  
不登高然戰陣無勇又為非孝者豈不以丈夫授命  
必得死所當尊疾驅度阪時萬一馬驚車殆身殞懸  
崖於孝固虧矣於忠亦不為得也是以古之養勇者  
必先明理理不明而浪擲其生不幾於暴虎馮河者  
乎

薛宣

薛宣字貢君東海郿人少為廷尉書佐都船獄吏後補不其丞琅邪太守趙貢行縣見宣甚說其能從貢還府貢令妻子與相見戒曰貢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察宣廉遷樂浪都尉丞舉茂材為宛句令王鳳薦為長安令以明習文法補御史中丞是時成帝初即位宣執法殿中數言政事便宜舉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繇是知名出為臨淮太守政教大

行會陳留有大賊廢亂徙為陳留太守盜賊禁止吏民敬其威信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為真始高陵令楊湛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案不能竟及宣視事為設酒飯與相對接待甚備已而具得其罪臧然宣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迺手自牒書封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為疑於主守盜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着於後即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為

君分明之湛自知罪臧皆應記而宣辭語溫潤無傷害意即解印綬付吏為記謝宣終無怨言而櫟陽令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曰吏民言令治行煩苛譴罰作使千人以上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為非法賣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證驗以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負舉者恥辱儒士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令詳思之游得檄亦解印綬去又潁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為數郡湊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

嘗治民職不辦而粟邑縣小辟在山中民謹樸易治令  
鉅鹿尹賞久郡用事吏為樓煩長舉茂材遷在粟宣即  
奏賞與恭換縣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宣因移書  
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  
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誣也屬縣各有賢君馮翊  
垂拱蒙成願勉所職卒功業宣得吏民罪名輒召告縣  
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  
奪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懼免冠謝宣宣為吏賞罰



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多仁恕愛利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府未及召聞立受囚家錢宣責讓縣縣案驗獄掾迺其妻獨受繫者錢獄掾實不知掾慚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立家私受賕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府掾史素與立相知者皆予送葬及日至休吏賊曹掾張扶獨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

意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一笑相樂扶慚愧官屬善之宣為人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性密靜有思思省吏職求其便安下至財用筆硯皆為設方略利用而省費郡中清靜遷為少府月餘御史大夫于永卒谷永上疏薦宣上遂以宣為御史大夫數月代張禹為丞相封高陽侯食邑千戶乃除趙貢兩子為史宣為相官屬議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而天子好儒雅宣經術又淺上亦輕焉久之廣漢郡盜賊羣起數月迺平

會印成太后崩喪事倉卒吏賦斂以趣辦上聞之以過丞相御史遂冊免宣初宣為丞相翟方進為司直宣知方進名儒有宰相器深結厚焉後方進竟代為丞相思宣舊恩宣免後二歲薦宣明習文法練國制度上徵宣復爵高陽侯加寵特進給事中視尚書事宣復尊重任政數年後坐善定陵侯淳于長罷歸卒于家

論曰貢識宣宣亦識方進二人皆卒至相位何見之明也宣為郡頗持大體及為相乃以煩碎見譏方宣

之除中丞以明習文法故其後方進薦宣亦云然以  
知文法可以治郡而不可以相天子宰天下古之服  
古入官者其術業必異於是矣



史傳三編卷四十九